

终点人

ENDERS

LISSA PRICE (美) 莉莎·普赖斯/著 李莉/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终点人

[N A D S]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终点人 / (美) 普赖斯著; 李莉译. —北京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 9
ISBN 978-7-5502-5859-4

I. ①终… II. ①普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82854 号

ENDERS: Copyright © 2014 by Lissa Price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,
Armonk, New York, U.S.A.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5
by United Sky (Beijing) New Media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1-2015-4497



文艺家



关注未读好书

终点人

作 者: (美) 莉斯·普赖斯
译 者: 李 莉
出 品 人: 唐学雷
策 划: 联合天际
特约编辑: 任 菲
责任编辑: 李 征 刘 凯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95千字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9.5印张
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02-5859-4
定价: 35.00元

联合天际Club
官方直销平台

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(010) 82060201

目 录

001 PART 1

神秘的男孩

091 PART 2

归来的父亲

171 PART 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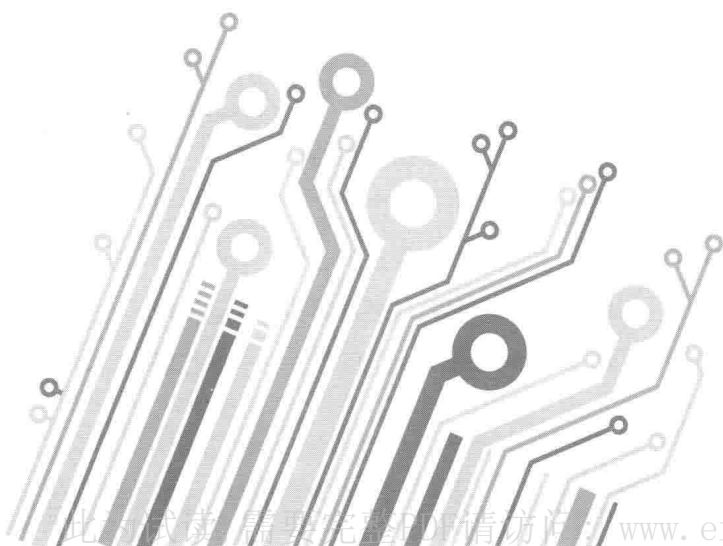
实验小白鼠

235 PART 4

控制与反控制

PART 1

神秘的男孩



第一章

把手伸到后脑勺，我发誓自己能感觉到皮肤下面的芯片。当然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芯片被深深地植入金属挡板下，我摸到的只是周围的伤疤，硬硬的。不可原谅。

我试着不去触碰它。但这个芯片既像扎在掌心的针，又像拇指上长出的倒刺，始终困扰着我。即使是在厨房里做三明治的时候，我也摆脱不了时不时用手摸一摸它的念头。而这个厨房，曾经属于海伦娜。

尽管海伦娜死后将公寓留给了我，但每一天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，她才是这个家真正的主人。不论是铺在地上的海绿色瓷砖，还是顶级厨房里的精致料理台，这里的一切，都是她精心挑选的。就连管家也和以前一样，还是尤金妮亚。

的确，租用我的身体去刺杀参议员哈里森，进而阻止那个老头子，这一直是海伦娜制订的疯狂计划。但这首先是我自己的过错，谁让我自愿出租身体呢？当时，为了拯救我的弟弟——泰勒，我孤注一掷。如今，我再也没有机会反悔，更没有机会摆脱那个卡在脑袋里的可怕芯片。我真的很痛恨这个芯片！它就像一个电话，老头子随时可以找我通话，而我则必须应答，永远不可能挂掉。这是老头子专门用来和我——考利·伍德兰——进行联

系的直线电话。

两天前，最后一次收到他的消息时，我正看着别人拆毁他的挚爱——青春胜地。那时，他说话的语气听起来就像我逝去的父亲，甚至用上了他的暗语：老鹰在叫，该飞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就一直不停地想起这句话。但是当我站在橱柜边上，把剩下的那点花生酱抹在全麦面包片上时，我终于想通了，这是老头子耍的手段。真阴险的招数。不过，那个老怪物会放暗箭，实在不足为奇。

“你到底弄好了没有？”尤金妮亚问。

终点人特有的沙哑嗓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她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？到底在这里看了多久？我转过头，看到她皱巴巴的脸上写满了不悦。如果说我现在生活在城堡里，过着童话般美好的日子，那么她就是那个讨人厌的后妈。

“够了吧，你快把我的储藏室掏空了。”她说。

那不是真的。我才做了几十个三明治，但储藏室里的东西足够我俩吃上一个月的。我把最后那个三明治放在即时包装机里，伴随着尖厉的撕裂声，薄薄的蔬菜卷马上裹住了面包片。

“现在好了。”我把做好的三明治丢进背包。

还没等我离开，尤金妮亚就已经迫不及待开始擦拭柜台了。很显然，她的一天被我给毁了。

“我们可没办法养活全世界。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用力擦拭那些根本就不存在的污渍。

“养活全世界肯定不行，”我把装好的背包背在肩上，“至少够几个饥肠辘辘的起点人充饥吧。”



把背包放进蓝色跑车的后备箱时，尤金妮亚不赞同的目光始终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本以为得知我父母双亡的消息之后，她的态度会友善一些。但莫名其妙的是，因为海伦娜的死，她对我恨之入骨。可那不是我的错。实际上，海伦娜的所作所为差点把我害死了。我“砰”的一声用力关上后备箱。尤金妮亚非常喜欢泰勒，这是她心甘情愿留下来的唯一原因。对我来说，这个原因就足够了。我可没必要听她的指挥，她又不是我的监护人。

我下意识地把手伸到后脑勺，去挠植入芯片时留下的那个伤疤，虽然一发现这个举动我就马上住手了，但是看到自己的指缝里全是血迹时，我还是不禁皱了皱眉头。

我从钱包里抽出一张纸巾，尽可能把手指上的血迹擦干净，然后从通往花园的那扇车库门走了出去。被晨露打湿的石头路上长满了青苔，一直通向到处种着玫瑰的度假小屋。这个地方格外安静，也没有人在窗口张望。我敲了敲那扇粗制的木门，想看看他是不是回来了，但没有人应门。

我拧了一下把手，门“咯吱”一声开了，我把头探进门缝里。

“迈克尔？”

从大家都搬进公寓的那天起，我就一直没来过他的小屋。这个地方充满了迈克尔的气息，一种艺术家的绘画颜料和新近砍下的木头混合在一起的气息。过去，即使在我们到处占居的时候，他也总是有本事把自己身上收拾得很好闻。

但真正给这个地方打上他个人标签的，是那些让人惊艳的墙画。第一幅作品上画着许多骨瘦如柴的起点人，露出饱受饥饿折磨的眼神。他们披着一层层破破烂烂的衣服，身上斜挎着水壶，腕上绑着手灯。

另一幅作品画的是三个起点人为了抢一个苹果而大打出手，其中一个人倒在地上，浑身是伤。这无疑是几个月前我生活的真实写照。但是，真正让我不忍直视的，则是接下来的那幅画。

画上的主角是我的朋友——萨拉。曾经，我多么希望自己能解救她。我曾和迈克尔提起过她，还有我们一起被关押在三十七号收容机构时发生的那些事。三十七号收容机构是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，那里的执法官把我和那些无人认领的起点人关在一起。在这幅画上，萨拉为了把守卫的注意力从我身上转移，最终被电击枪击中，即使在濒临死亡的时候，她仍紧紧地抓着铁丝网。迈克尔从未见过她，但和大多数起点人一样，他熟知身陷绝境和勇于反抗的滋味。他把萨拉眼中的自我牺牲精神描绘得淋漓尽致。

凝视着这幅画，我的视线逐渐开始模糊。即使再活一百万年，我也不可能找到像萨拉那样忠诚的朋友。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我，可我却让她失望了。

这都是我的错。

我听见有人走进小屋，转过身，发现原来是泰勒。

“猴子脸！”他大叫起来。

我迅速擦干了眼泪。他跑过来搂住我的腿。在他身后，迈克尔面带微笑站在门口。之后他关上门，放下自己的旅行袋。

“你回来了。”我看着迈克尔。

他甩了甩头，露出被蓬乱金发挡住的脸，看起来对我语气里透露出的关切很是诧异。

泰勒松开手：“快看，这是迈克尔给我买的。”

他挥舞着一个玩具小卡车，然后把它放在沙发顶上推来推去。

“你到哪里了？”我问，从青春胜地被关闭的那天起，我就一直没见过迈克尔。

他耸耸肩：“我只是需要一点私人空间。”

我知道，泰勒在身边的时候，他是什么也不会说的。我还知道，他看见了我与参议员哈里森的孙子布莱克手拉手的画面。老头子的两个傀儡。

“听着，你那时看到的，并不代表什么，”我压低嗓子，“就像你，你和弗洛琳娜——”

“我和她早就已经没联系了。”

我们互相盯着对方。泰勒还在一旁自顾自地玩耍，嘴里发出开车的声音，不过毫无疑问，他能听到我们之间的对话。我试图说些什么来描述自己的感受，但是说真的，我自己也是一头雾水。老头子、布莱克、迈克尔——一切都是那么乱七八糟。

我的手机“哗哗”作响，跳出一个提示：三条未读短信。

“谁这么迫不及待想和你联系？”迈克尔问。

这些短信都是布莱克发的。关闭青春胜地那天，我曾经看见过他，从那时起，他就一直试图和我联系。

“是他，对吗？”迈克尔说。

我把手机塞进口袋，歪着头看他，并露出一副“你最好别逼我”的表情。

泰勒焦急地在迈克尔和我身上瞥来瞥去。

“我们打算去一趟商场，”泰勒说，“去给我买双鞋子。”

“你也不用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吗？”我一边抓着肩袋一边瞪着迈克尔说。

“是他求我的，”迈克尔说，“而且，他最喜欢的那双鞋子已

经太小穿不上了。”

“他长得很快，最好买两双不同码的。”

在那些冷得要死的建筑物里占屋居住了一年之后，能看到泰勒健康起来，我们都很欣慰。“和我们一起去吧。”泰勒说。

“我很想陪你去，但是我得走了。”

“去哪里？”迈克尔问。

“去我们以前住的地方。我给那些起点人带了吃的东西。”

“需要帮忙吗？”迈克尔问。

“为什么要你帮忙？你以为我一个人连这种事情也做不好吗？”我反问。

刚脱口而出我就后悔了，真希望能把这些话塞回肚子里去。迈克尔看起来一副很受伤的样子。泰勒的嘴巴张得老大，下巴都快要掉下来了，好像在说“阿——哦”。

“对不起，”我对迈克尔说，“谢谢你的好意。真的。但我想这事我能处理好的，你们应该去商场。”

“等我们买好鞋子，”泰勒说，“你可以到商场和我们一起吃午饭。”

他牵着迈克尔的手，对我露出一副“拜托啦，拜托啦”的表情。对泰勒而言，我和迈克尔是最像父母的人了，他想尽各种方法要把我们撮合在一起。而我真正想要的，是让爸爸妈妈奇迹般出现在我们身边，使我们一家再次团聚。但是现在，只要能够实现泰勒的小小愿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

我一边调整肩膀上的背袋，一边用力推开废弃办公楼的侧

门，我出租身体给终点人的时候，迈克尔和泰勒——还有弗洛琳娜——就住在这幢楼里。我走进大厅，看到前台和往常一样空无一人。我从来不愿意对迈克尔承认，但我的心跳得更快也更用力了。我屏住呼吸，竖着耳朵倾听任何危险的迹象。虽然对这幢楼了如指掌，但时过境迁，谁知道现在是哪些起点人在这里占屋居住？

我绕着前台走了一圈，确保没有人会藏在里面，对我发动突然袭击。前台没有人。我把背包放在柜台上，拉开拉链，拿出一条毛巾擦拭台面。突然，我听见身后传过来脚步声，还没反应过来，有人飞快地从我身边跑过，一把抢走了整个背包。

“嘿！”我大喊起来。

一个胖乎乎的小起点人向出口跑去，手里紧紧抓着我的背包。几个三明治露出来，掉在地上。

“这些本来是给大家吃的，你这个小混蛋！”我大吼。

他破门而出，速度快得我根本不可能追上。

我从桌子后面跑过去，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三明治。刚把手放在其中一个包好的三明治上，有人一脚踩在我的手上。

“后退。”这是一个女起点人，也许比我大一岁。

她手里拿着一块蝙蝠形状的木板，随时准备攻击我。木板一端生锈的钉子让我放弃了反击的念头。我点点头。她松开了踩在我手上的脚，我赶紧把手拿开。

“拿去吧。”我说，点头示意那个被踩扁了的三明治。

她抓起它，还有另外两个掉在地上的三明治，撕咬着包装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，发出很野蛮的声音。这个女孩身材瘦削，头发又短又脏，和我一样，她以前可能也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。

我也曾经和她一样饿得头晕眼花，但是从来没有人拿食物到我住的这幢楼里来。直到今天，我才知道原因。

她狼吞虎咽地吃掉了三明治。“你，”她走到我面前，轻轻地摸了一下我的头发，“你身上好干净。”然后她开始仔细打量我的脸，“真完美。你是一个金属人，对吗？”

“你说我是什么？”

“你知道的，金属人。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出租给银行的人。你脑子里面有他们植入的芯片。”她又吃了一口三明治，这一次剥开了包装袋，“出租身体是什么感觉？”她盯着我的后脑勺转了好几圈。

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，是我在海伦娜孙女的衣柜里能找到的最朴素的一件。即便如此，我也无法掩饰自己现在光洁无瑕的肌肤、闪闪发亮的头发和精致动人的容貌。这些特征非常明显地向世人昭告着：我已经成了芯片的奴隶。

“感觉就像你只是别人的附属物。”



商场里面到处金光闪闪，与简陋且违法的占居生活比起来，简直是天差地别。店铺外面有许多终点人警卫在巡逻，用锐利的眼神审视每一个从他们面前经过的起点人。其中一个警卫看到几个邋遢的男孩，他们顶着脏兮兮的脸，穿着染了色的牛仔褲，一看就知道是无人认领的起点人。他给商场的保安打了个暗号，那些男孩被很粗暴地护送出了商场。

孢子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，但在此之前，这个商场就已经是一个高端购物中心。虽然并不是所有终点人都很

富裕，也不是所有的起点人都很贫穷，但很多时候看来，整个世界就是这副样子。在商场里，我和许多长相出众的起点人擦肩而过，他们身上穿着炫目的上衣和牛仔裤，这些衣服会随着他们的移动不断变换色泽和纹理。他们就像来自异域的鸟类，即使是男孩，鼻梁上也架着空中显示屏眼镜，脖子上戴着许多层围巾，头上还戴着装了超薄太阳能充电板的帽子。有些起点人穿着闪闪发光的金属夹克，里面自带了温度控制芯片。还有一些起点人利用即时折叠器，把自己的外衣压缩成可以塞进钱包的大小。据说，他们打扮成这副样子，是为了把自己和流浪街头的起点人区分开来。我有一个衣橱里塞满了和他们一样的衣服——都是海伦娜的外孙女留下来的——但那并不是我平时喜欢的风格。

眼前这些起点人，和我一样住在公寓里，属于有人认领的起点人。他们和像我这样被人体银行改造过的起点人之间的差异，我可不是每一次都能区分出来。正如那个女孩所说的，我们只能被称为“金属人”。这些花枝招展的起点人在商场里四处晃悠，是因为他们负担得起这样的生活。为他们服务的是最好的皮肤科医生、牙医和发型师，各种品牌的面霜和美容用品应有尽有，这一切都由他们的祖父母来买单。孢子战争基本没影响到他们的消费习惯。

我阻止自己继续胡思乱想。我有什么资格对他们评头论足呢？他们和我一样，都痛失父母双亲。也许，他们的祖父母对他们并不和蔼，每天看到他们的面孔就回忆起自己已逝的儿子和女儿们，所以满腔怨气，对他们爱理不理。

孢子战争改变了我们所有人。

我一边挠后脑勺一边四处张望，希望看到一家鞋店。本来，

我应该在餐饮区与迈克尔和泰勒会合的，但是给无家可归的起点人送食物的任务彻底失败了，所以我来早了。一想到这样的结局，我就难以接受。迈克尔是对的——我不应该独自一人去送吃的。我本应该牢牢记住自己的街头生存智慧：绝对不要把手从包上拿开，永远不要背对门口站着，随时做好战斗准备。结果，我费了老大工夫，只喂饱了两个起点人，他们离开的时候甚至没说一声谢谢。

我把注意力转移到商场中央的空中显示屏上，那上面是商店指南。

“鞋子。”我对着隐形的麦克风说。

显示屏上空出现鞋店的全息投影地图。这是商场里唯一的一家运动鞋商店。估计泰勒把店里的每一双鞋子都试了个遍，我必须把迈克尔解救出来。

我朝鞋店的方向走去，一个漂亮的起点人搀扶着一个终点人老奶奶经过我身边，估计是她的孙女。

她真是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姑娘。

我停下脚步。

人工合成的电子音出现在我的脑子里，我咬紧牙关。

是老头子。

你好啊，考利。想我了吗？

“不，一点儿也不想。”我努力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至于颤抖，“眼不见，心不烦。”

真聪明。

然后我突然想到，透过我的眼睛，他能看见我视线范围内的一切东西。于是，我赶紧把双手背在身后，这样他就不会发现它

们在颤抖了。

我一点儿也不相信你说的话。我知道你每一天、每一时、每一分都在想着我。

“你觉得什么事情都和你有关，对吗？”我真的好想冲他大吼，但是那些警卫肯定会以为我发疯了。

我看着警卫，他们会因为我在自言自语而盯着我看吗？不会的，我有可能正对着耳机说话。也许他们已经察觉到我的紧张不安了。当然，他们做不了任何事情来帮助我。

“你想要什么？”

我需要你全神贯注。而且你也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的。

我感到浑身发冷。

向左边看，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？

“许多商店。”

接着找。

我转向左边。

“只是……一个巧克力商店，一家珠宝店，还有一家商店关门了。”

你找得还不够努力。再找找看，还有什么？

我往前走了几步。

“还有逛街的人。终点人，有些终点人带着孙子，还有一些起点人……”

起点人。这就对了。接着找吧。

我用眼睛搜索这一区域。他想让我找的是某个起点人吗？

“这是在玩欲擒故纵的游戏吗？”

更像是一网打尽吧。只不过很快你就会发现，这可不是游戏。

我站在商场中央，那些起点人和终点人不得不从我身边经过。他想让我看的是一个起点人。这里有好多起点人……但到底是哪一个呢？直到一个红色长头发的女孩进入我的视线。于是我知道，就是她了。

里斯。

为了找到自己的孙子，我的监护人劳伦特意找了一个承租者，就是她。在我的记忆里，里斯是我的朋友，当然我指的实际上是劳伦。真正的里斯不可能认识我。但是我可以告诉她好多事情。

“里斯！”我大声呼喊她的名字。

她看起来还是那么漂亮，穿着印花小短裙，脚踩一双银色的尖头高跟鞋。我避开购物的人流试图靠近她。在离我大约十英尺远的时候，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。

“我是考利，”做自我介绍的时候，购物的人流从我们中间穿梭而过，“你不认识我，但是我认识你。”

她露出一副怪到极点的表情，这种表情我以前从未在她脸上见到过。她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，但这个笑容并不流畅，给人带来一种更机械的感觉。

事情有点不太对劲。

她迅速转过身走远了。

“等一下！”我叫了起来。

但她并没有停下脚步。一个终点人走到她身后。我本来没有注意到他，但他的脖子一侧有一块很大的银色文身——是某种动物的头像。我只能勉强分辨出来，也许是一只豹子。

“她是里斯，对吗？你想让我看的人就是她吗？”

考利，我就知道任何时候都可以指望你。